

我们中国“民以食为天”,因而中国饭馆总数,不用统计或是打听,稳居世界第一。在许多城市,还特别建立了“美食城”、“美食一条街”,这就实现了人民公社社员在1958年的幻想:整碗的猪肉随便吃,花生米整把往嘴里塞,大碗盛干饭,可以随便添,放开肚皮吃……以中国富裕的程度,至少,如在我们南京,不会让一个人饿肚子的。不就是想吃点肉吗,盛吧,大碗地盛,信不信,南京饭馆每天倒掉的泔水肉,至少有一百头猪的肉!记者们与其端着照相机跟在明星后面盯梢,等着拍她们打香喷嚏,等着拍他们惹花拈草,何不不做做类似的有增国光的统计呢?

随着竞争的激烈,中国人在建设饮食文化方面有了创新意识。在一个保守传统的社会,人们难得的革新意识首先会反映在吃喝上面。请想,什么都下了肚子,吃腻了,吃厌了,又不能不吃,这就必须挖空心



色泽鲜明、栩栩如生的巨型虾雕长10米,宽4.5米,高1.5米。雪迪克村民出于对龙虾的喜爱和自豪,在村口建成这一气势不凡的巨雕。

雪迪克是一个小小的渔村,是国际上著名的“龙虾之都”。龙虾被誉为“海鲜之王”。雪迪克出产的龙虾,体大肉厚、汁多鲜美而闻名于世。

渔村或现代或古老造型各异的两层小楼,漆着各种不同的颜色:屋型如倒扣的船身苍颜斑驳,墙面上大海的波纹是蔚蓝色,栅栏形似鱼网闪着古铜色的光芒……各种建筑的每一个细节和色彩无不透露出这里,这里的渔民热爱大海的心境……

渔港多的是咖啡店、酒吧、小餐馆。切达奶酪强烈的奶香与家制糕点的甜香混合着鱼虾的海味弥漫在空气中。街上,小贩在铁锅里煎着大比目鱼和手切薯条;在酒吧,渔民一边唱着淳朴的渔歌,一边喝着当地的啤酒,还不时把啤酒从吧台一边推滑到我面前;他们乐于和游客攀谈,会绘声绘色地告诉你当天的新闻,比如捕到了4.2磅的大龙虾……那种无所顾忌的放声欢笑,使每一个外来客很快融入他们的快乐中。

入夜,海滩上燃起熊熊篝火,就着火光品尝各种方式烹调的龙虾,每道皆是肉质鲜美的珍馐。我选择了“盐水

怪怪的饭店

吴非

思。而在商家,不但要做给别人吃,还得要让别人都到他这儿来吃,改革开放的意识就特别地强烈。我们南京人口味杂,每一两年都会兴一件吃法,天南海北,什么都引入,有的街面上饭店不断地改头换面,今天图们烧烤,明天重庆烧鸡公,只要能赚钱,一年易帜两三回也并非是什么怪事。

经营的手段日见丰富。前些年饮食界搭错车,有些老板文化过低,动辄弄什么“公社大食堂”、“文革饭店”和“红酒酒家”,非要拿饿肚子时代的痛苦记忆来恶搞。想起那些年代可怕的事,一个心态正常的人必定食而不得下咽。你如让穿着绿军装套着红袖章的人端饭给我吃,我脑海里就会浮出那些人挥舞铜头皮带的丑样子,怎能咽得下

饭呢?

但是这两年风头又变了。我在成都,看到一溜光头汉子,足有十五六个,穿着对襟的黑红唐装,间隔三尺,当街站成一排,举手吆喝,如南霸天的家丁。我不由得头脑一晕,惊恐地想到是不是已经复辟了,或是他们马上准备去砸哪一家呢?识者告诉我,这是新开张的饭店,雇了一帮子人在街上拉客呢。

在南方某市,有东道主请饭,说到“x号公馆”去吃。到了地方,只见灯光暗处,有一黑楼,保安的影子忽然出现在前面,引导把车停好。进了公馆,偕廊上壁灯,可以看到每间房上的号码,和古色古香的铜把手。冷寂无人,森森然只听见我们的脚步声,穿着黑中山装的侍者恭立在幽暗的洗手间门口……给我的感觉,很像旧电影中的特务机关。饭店怎么搞成了这副怪模样?主人说,你的感觉是对的,他们要的就是这个“民国味儿”。

人的脑筋怎么全动在这些地方了?

童年时代,夏夜的晒谷场上人声鼎沸,唯有年事已高的太公太婆们坐在一角无人搭理。有时,会有一位老人用拐杖点地重叹一声:“西(死)勿西(死),鹿变鸡”。

我一直不大明白这句话。如今,小区、街头,随处可见呆坐的老人,混浊的眼里一片茫

然。想起家乡流传的老话,不禁悚然;鹿真的会变鸡?

幼儿在学步。风轻云淡,树绿花红,这一切都与他无关。他的眼里只有一步之遥的妈。小小心肝拥着年轻的妈,犹如依靠着整个世界。那时的妈是一头活力四射的“金鹿”。

上学路上。妈一手拉着孩子,一面不断地说话:“苹果不光是吃的,它还引出了牛顿定律。”一路走去,背口诀,念英文,还有叮咛;“放学赶紧做功课,练钢琴……”那时的妈,包罗万象,无所不知,孩子“噢噢”地应着,满眼是信服。

日子似乎还没来得及过,孩子已长大。十四五岁的少年,“为赋新词强说愁”,他们锁日记,锁抽屉,锁房门,把心也锁起来。手足无措的妈只好一遍遍地说:“我是为你好。”却只换得莫名的敌意。无奈的妈只好当“克格勃”:偷看日记,窃听电话,查阅信件,甚至去异性同学家大闹……对立的“泥潭”,使儿女渐行渐远,妈成了一头困兽。

儿女婚嫁时,妈挑媳妇要温良贤淑,找女婿要有财有房。儿女却唱“因为爱所以爱”,管他是鸡还是凤凰,选的

喜露峥嵘,它乐于生活在海底,喜好在晚间出洞穴活动。

如何捕捉龙虾?在木条做成上下两层的笼子的上层开几个洞并吊上用鱼、虾做成的诱饵,然后把有红色浮标的笼子沉入海中。龙虾闻腥爬进上层就从活动木板掉入密封的下层。运气好的时候,一笼一次能捕10个甚至20个龙虾。海面上许多红色浮标,其实是虾笼的标志。

游船驰回海湾,充满野性的海岸风景与雪迪克渔港独特风貌再次呈现在眼前。我想,这种异其趣的绝色美景,因没有被过度开发,才纯粹得如此令人沉醉!

光阴荏苒,不知不觉一百年也就这样匆匆过去,竟已到了张充仁先生100周年的诞辰。想到了张先生传奇般的一生,可谓长河落日、夕阳无限,令人唏嘘。1978年,我进油雕院,此时张先生已年过七旬,早已不上班了,只是有时手上要做

雕塑,会到院里来上一阵子。这样,我和张先生就算共过事,做过一段同事了。现在想来是挤上了末班车,实属不易和万幸。记得那是在上世纪80年代前后,当时的中国虽然已不是寒凝大地,但要说到真正解冻还早哩,所以,作为一代大家的张充仁先生基本上处在不作为的状态。他也好,我们也好,尽管常常见面,但就是从不谈学术,当初我也只记得和他

多半不符标准。但爱屋及乌,妈出钱出力笑迎新人。谁知两人世界岂容别人插足,操碎了心的妈成了多余的人。

当妈升级为祖辈,她有了一段黄金时段。小夫妻首尾不相顾,妈又成了救命菩萨。家是旅社、饭店、托儿所,妈却忙得笑口常开。孙儿牙牙学语,蹒跚学步,上学接送,又一个轮回,此时,她向着马拉松的终点,拼力作最后的冲刺。

借了妈的翅膀,儿女飞走了,孙辈远行了。杜鹃泣血,春蚕丝尽,被掏空的妈老了,老了!儿女无法接受,一向无所不能的妈,怎么会吃饭打噎,走路磕跌!她颠三倒四,丢东拉西。她衣履不整,病病歪歪。于是,她的病,她的烦,她的呆……都成了错。鹿,就这样变成了鸡。

想起陈毅探母之事。陈母见儿子进门,藏起了尿裤。陈毅说:“小时候,娘不知给我洗了多少尿裤,今天,我就是洗十条裤子,也报答不了娘的养育之恩。”这位元帅,这个儿子,将娘的脏衣裤抱去,一件件洗了。当儿女的,能如此想,如此说,如此做,妈何惧老之将至。

很想代天下所有的儿女对母亲们说,不要怕,您尽管老去,不要紧,我们不怕您老。我们已不需要您操心了。现在,您不需要坚强,不需要克制。您可以无理,可以脆弱,可以耍赖,可以唠叨,可以骂人,可以做您想做的任何事,不必在意别人的眼色……我们都接受,都容忍,都习以为常。因为子欲养而亲犹在,是人生一大幸事,是大福分。只叹岁月无情,老人来日无多,此时不珍惜,还待何时。

这样,“西(死)勿西(死),鹿变鸡”,也许无法改变,但他们却可以放心地老去了。

老人家常常在单位的食堂里吃雪菜肉丝面。现在想来,真好比是磁带空放,白白浪费了许多请教的机会,损失惨重啊。说到张先生,一般总是说他雕塑创

也说充仁老先生

俞晓夫

作及艺术教育硕果累累,业绩斐然,盛名中外,云云。不错,这是主旋律,但如果我们再通过一些细碎的侧面去看张先生,也许会更立体一些。

“文革”中张先生被关在单位的牛棚里,五六十岁的人,面对艰难和困境,自己已无法选择,只好凭窗眺望外面的一小块天空,时间一长,发现墙外的花棚上结了不少无花果,老先生记在心里了,于是趁放风的间隙,寻觅到一根竹竿,悄悄地用脚踢进花棚边的阴沟里,预埋好。第二天放风,趁看守人不注意,拿起竹竿看准目标迅速来几下子,然后再将竹竿放回阴沟,等第三天放风,就是收获时分了。只见老先生假装漫不经心,将落地的无花果一个个塞进裤子袋里,回到牛棚里悄悄地拿出来,在黑暗中慢慢享用,方便的时候,还扔几个给被关在隔壁的老伙计一根筋吴大羽先生。苦涩,但苦涩中不乏幽默。张先生这种精明的自保,尽管十分的

戏剧化,但说明他有从容面对现实的能力,且很有算度,能屈能伸。没有半点迂腐。

一般说来,权威人士总是谦谦君子,张先生也不例外。但如果碰到特殊情况,那还是有底线的,逼急了,傲骨就会显现出来。在身陷囹圄的时候,他和吴大羽先生经常故意用法语交谈,用这样的方式,羞辱迫害他们的人,表达自己的抗争和蔑视,睿智就是他们抗争愚昧的武器。张先生留学归来,同时带回了普罗米修斯,加上原本笃信天主教,平时在生活起居上是很欧化的,然而他几乎每年都要腌一缸中国的雪里蕻咸菜,在他很考究的西式住宅的庭院里,晒满了干菜,让老先生仿佛置身在少年时代那白墙黑瓦的乡间,足足地过了一把瘾。

1998年10月8日,一颗平凡而伟大的心停止了跳动,91岁的张充仁先生在他法国巴黎的寓所里在睡梦中安然辞世。

他把腌好的咸菜仅留下很少的一点自用,绝大多数都由他分送给左邻右舍和亲朋好友。我以为张先生是很想享受这样一个很民俗的过程,并希望大家都能和他一起分享。再说,一个绅士做做下里巴人,反而高级,自然,那一趟趟分送咸菜,就成了一种文化传播,或叫视觉艺术了。

作为大艺术家的张先生,不属于激情四溢的那种类型,而是属于涓涓细流,平衡感特别好的那种,所以他的生命,连同他的艺术生命就走得特别长,反正能力和想法都积蓄在那里,只要稍稍碰上一点运气便会熠熠生辉,谁都没有想到,在他老人家耄耋之年,竟然会是他人生中最为辉煌的一章。大家知道,比利时人埃尔热是红遍欧洲的大漫画家,拥有无数粉丝,其中也包括我,我至今还时不时会拿出“丁丁历险记”的漫画读来看上一段,让自己会心地哈哈大笑一下。没有想到的,其中“蓝莲花”一集中的那个小张竟然就是张先生本人,令我喜出望外。所以,当五十年后,埃尔热请当年的合作者张先生故地重游到欧洲,张先生自然就成了人气极盛的“万人迷”了。今天的欧洲已是现代艺术的天下,你要在巴黎找一

个像张充仁先生那样传统功力好生了得的艺术家已非常困难,所以张先生的雕塑订件非常热门,世界级的大政治家、精通艺术的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密特朗,非常钦佩张先生的艺术才能,在百忙中特地安排出时间来,以模特儿身份,毕恭毕敬请张先生为之塑像。一时间整个法兰西沸腾了。作为一个中国雕塑家,张先生似乎走到了他自己声望的顶端。

1998年10月8日,一颗平凡而伟大的心停止了跳动,91岁的张充仁先生在他法国巴黎的寓所里在睡梦中安然辞世。



西藏四十韵玉册

恽丽梅

其家三代为清朝重臣。诗文是先是在玉板上浅刻后,再用金粉描上去,册木质外封面正中为嵌“御制西藏四十韵”玉字,素面。册封是檀香木,中间嵌玉字“御制西藏四十韵”,两侧雕两条降龙托册名,下绘海水江崖图案;整板为雕云纹为底衬。

乾隆五十八年出台了《西藏善后章程》,确立了驻藏大臣的领导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乾隆皇帝写了《御制西藏四十韵》一诗。乾隆在诗中追述了自元以来西藏与中央政府的关系,

以及清王朝与西藏的历史渊源。西藏在清入关前的崇德时期就与之交好,至顺治时曾敕金册金印予以册封,到乾隆朝,通过各项政策,巩固了中央政府与西藏地区的关系。御制诗既是史实的追述,也是对当时清中央政权与西藏地区的民族关系融合的真实写照。乾隆帝的自得之情,溢于言表。

此册匣为紫檀木,其盖上正中为嵌“御制西藏四十韵”玉字,玉字下有嵌金片万字图案,两侧有十二幅图案,盖四周有十二生肖图案;图案用金银片镶嵌,这种做工为金银平脱工艺。玉册明代和清初只作为谥册和徽册的制作,而把御制诗文制作成玉册,永久保存是乾隆朝特有的。

明日刊登
《犀犀例赏》,敬请关注。

紫禁瑰宝



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一批乾隆时期诗文玉册,诗文均选自乾隆帝御制文集和诗集,内容有宫

章、园林、历史事件等,有的一篇文章制成不同式样玉册多份。有乾隆帝御笔,有大臣所书,还有一部分无书者名款。

北京故宫现存“御制西藏四十韵”青玉玉册,装帧成书籍形式,四片,每片为隶书两面刻。诗文后面有“臣庆桂敬书”及“庆桂”、“敬书”印文。庆桂:姓章佳氏,满洲镶黄旗人。大学士尹继善之第四子,

